

BEYOND 迷 / 超

失 / 脑

▼ 蔡必贵

著

雁北堂

B R A I N

人类从未停止进化……

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
China

迷 / 超 失 脑

► 蔡必贵 著

BEYOND BRAIN

图书在版编目 (CIP) 数据

超脑·迷失 / 蔡必贵著. — 北京: 北京联合出版公司, 2018.3

ISBN 978-7-5596-1267-0

I. ①超… II. ①蔡… III. ①科学幻想小说—中国—当代 IV. ①I247.5

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(2017) 第 280728 号

超脑·迷失

作 者: 蔡必贵

选题策划: 雁北堂 (北京) 文化传媒有限公司

责任编辑: 徐 鹏

特约编辑: 王明旭

封面设计: 刘 睿

版式设计: 冉冉工作室

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

(北京市西城区德外大街 83 号楼 9 层 100088)

北京博艺印刷包装有限公司印刷 新华书店经销

字数 226 千字 787 毫米 × 1092 毫米 1/32 10.5 印张

2018 年 3 月第 1 版 2018 年 3 月第 1 次印刷

ISBN 978-7-5596-1267-0

定价: 35.00 元

未经许可, 不得以任何方式复制或抄袭本书部分或全部内容

版权所有, 侵权必究

本书若有质量问题, 请与本社图书销售中心联系调换。电话: 010-82894445

001		第 1 章	与大学同学的酒吧“约会”
009		第 2 章	老向：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
017		第 3 章	31 条未读信息
026		第 4 章	与曹老板的通话
031		第 5 章	无法调和的记忆矛盾
037		第 6 章	S 大：核反应堆
044		第 7 章	老友相聚
050		第 8 章	3 月，29 号
056		第 9 章	老向的弟弟：向明
064		第 10 章	机场初遇 Gary
070		第 11 章	83 or 84 ?
075		第 12 章	毕业照疑云
081		第 13 章	“薛定谔的猫”
088		第 14 章	班花莫宁
094		第 15 章	颠倒的手表
101		第 16 章	莫比乌斯环
106		第 17 章	被篡改的现实
113		第 18 章	嵌在水泥墙壁里的人
119		第 19 章	重回 S 大遇到向明
126		第 20 章	老向的第七本日记
134		第 21 章	谁是莉莉安？
143		第 22 章	梁 Sir 带来的启发
152		第 23 章	再遇 Gary
158		第 24 章	正、反物质的重构
167		第 25 章	莫宁与莉莉安

- 175 | 第26章 惊慌的李世海
- 182 | 第27章 李世海的回忆
- 191 | 第28章 时间囚徒 Marilyn 的再次出现
- 199 | 第29章 对于每个人动机的分析
- 206 | 第30章 老向要拿到什么?
- 212 | 第31章 老向的动机
- 217 | 第32章 李世海失踪了!
- 224 | 第33章 寻找李世海
- 232 | 第34章 曹老板讲的故事
- 241 | 第35章 探路荔枝林
- 250 | 第36章 与女大学生的约会
- 256 | 第37章 老向的警告
- 265 | 第38章 “不存在”的情史
- 273 | 第39章 夜闯荔枝林, 遇到莫宁
- 282 | 第40章 另一个平行世界
- 287 | 第41章 不能说的秘密
- 292 | 第42章 深坑中的“救命”声
- 297 | 第43章 独自进入坑底
- 302 | 第44章 走入陷阱
- 306 | 第45章 找到李世海
- 312 | 第46章 又出现一个李世海
- 318 | 第47章 两个李世海的大爆炸
- 321 | 第48章 重回另一时空
- 327 | 第49章 老向的叙述

第1章 与大学同学的酒吧“约会”

“蔡先生，今晚还喝点什么？”

吧台后面，扎着小辫子、长得像山本耀司的酒吧老板问道。

我深呼吸了一口气：“来杯麦卡伦，30年。”

我刚才已经喝了两杯麦卡伦18年，一杯余市，还切了碟西班牙火腿，但是——感觉并不太妙；现在，我终于下定决心，要了一杯麦卡伦30年。

这是一家高级威士忌酒吧，酒卖得很贵，麦卡伦30年要1500元一杯；而且所谓一杯，其实只是一盎司，约30毫升，在杯底薄薄的一层，小半口就能喝完。不过，我之所以深呼吸，之所以下定决心，不是心疼钱，而是有别的原因。

老板咧嘴一笑：“好咧，还是净饮？”

我舔了舔嘴唇，犹豫了一下，摇摇头：“算了，加冰吧。”

老板有点疑惑：“加冰？”

我凝重地点了点头，老板耸耸肩膀，转身去柜子上拿酒瓶了。

我知道老板的意思，他是说，像我这样对待一份麦卡伦30年，

是在浪费，在暴殄天物。

一般来说，威士忌的喝法可以分为净饮、加冰、加苏打水、加纯净水等等；前几年在夜场里，还有加绿茶饮料的奇葩喝法。而除了“净饮”之外的其他处理方式，在我看来，都是为了冲淡或掩盖“不那么好”的威士忌里的“不那么好”的气味。

要尊重一份上好的单一麦芽威士忌，最佳的饮用方式，莫过于什么都不加的“净饮”，或者叫“纯饮”。当你坐在吧台前，被问到威士忌的喝法时，低声说一句“净饮”——或者干脆说“Straight”——那么，无论侍应还是旁边的客人，都会知道你不是刚入门的菜鸟。

而我，蔡必贵，鬼叔，作为一个爱喝威士忌的老饕，当然懂得这个道理。

“蔡先生，您的麦卡伦 30 年，加冰。”

我端起吧台上冰凉的杯子，趁着冰块还没有融化太多，赶紧喝了一口。嘴巴里的液体又冰又淡，威士忌的酒精度和复杂香味，都被稀释得所剩无几，变成了一种我辨认不出来的饮料。

我苦笑了一下，没有办法，如今的我，只能喝这样的加冰威士忌。

因为此时此刻，在我的脑子里，有一个乒乓球大小的黑洞，无论什么时候，只要我感觉到充分的愉悦——不管是喝酒、冲浪还是滚床单——脑子里的洞，都有机会变得更大一些。

“充分的愉悦”，按照我的理解，也就是“爽”，爽得触及灵魂，爽得不要不要的。喝一杯纯净的麦卡伦 30 年，一定够爽；而一杯加冰的麦卡伦 30 年——我叹了口气，不知道该开心还是不开心——差得远啦。

总之，在治好脑子里的洞之前，我可以喝酒，但只能加冰；可以滚床单，但不能……

我喝了口掺了冰的威士忌，哀悼一下自己悲惨的命运，然后拿起手机，打开微信。

今天晚上，我不是在酒吧独酌，而是在等一个人。

不要误会，不是什么特别的人，更不是妹子什么的——在女朋友唐双的“高压统治”下，给我所有平行空间里蔡必贵的胆儿，我也不敢去撩妹。更别说这一次，我本来就是陪唐双来北京的，从今天下午开始，她跟北京分公司的高层就一直在开会，开到了现在，所以才放我一晚上的假。

我的女朋友唐双，是一个霸道女总裁。她的爸爸——我叫唐伯伯——白手起家，创办了一家大型的船运物流公司，从几年前就处于半退休状态，把公司交给唐双打理。唐双在公司的职位是副总裁，在她的管理下，公司业务蒸蒸日上，未来两年内寻求上市，一切看起来都很好。

唐双的哥哥——可能会是我未来的大舅子——唐单，一个典型的不务正业的大少爷，一直在公司挂个闲职，拿高薪，从来不过问业务。就在唐双陪我去德国“治病”的几个月里，董事会里有人暗中撺掇，支持哥哥唐单，对唐双进行逼宫，要让唐单这个长子来管理公司，继承唐伯伯的事业。

这一次，唐双来北京，就是要寻求分公司高层的支持，在董事会里占据绝对优势。

因为陪我去德国，才发生了这样的事情，让我感到非常内疚，

我也想帮她做点什么。但唐双作为一个霸道女总裁，却不愿意让我插手，我也只好在背后搜集信息，等她坚持不下去，跟我求助的那一天，我就挺身而出，使出雷霆手段，嘻嘻……

咳咳，醒下。

我从英雄救美的幻想里醒过来，环顾四周。这一家威士忌吧，叫作“石家二号”，是一个四合院改造而成的，隐匿在北京大栅栏的小胡同里，轻易找不到。大栅栏是个地名，离人民大会堂很近，很多外地人——包括我——会一本正经地念成“大炸蓝”，但是地道的老北京叫法，是“大食辣儿”，也不知道为什么。

总之，今天晚上，我就在“大食辣儿”里的这间“石家二号”，等一个人。

我多年未见的大学同学，男的，当年住隔壁宿舍，名字还挺古怪的，叫——向亮，不过从大学开始，我们都喊他老向。

这哥们儿，刚才10点时就说出发，现在快11点了，连个影子都没有；这间威士忌吧藏在胡同里，特别难找，所以我也跟他说了，停好车，走到一百多米外的麦当劳门口，我出去接他。

向亮这哥们儿，大学毕业就来了北京，到现在都10年了，不会一家麦当劳都找不到吧？

我皱着眉头，给他发了个微信语音：“喂喂，老向，到哪儿啦？”

真是的，人在北京，皇城脚下，说话不由自主地就要卷舌，拙劣地模仿着北京腔。

等了一分钟，老向还是没有动静。我倒想打个电话给他，可是在手机通讯录里找了一会儿，却没找到他的号码。

这家伙，不会失踪了吧？

正在我挠头的时候，微信上终于出现了两个字，言简意赅：“到了。”

我不由得笑了，这家伙，还跟大学时一样，是个三闷棍打不出个屁的主儿。

老向说他已经到了麦当劳，我告诉他朝一个方向走，然后自己也推门而出，去跟他会合。

刚出威士忌吧的院门，我就觉得有点怪。

大栅栏是一个商业区，有各种卖吃的、卖工艺品的店，刚来的时候，店门都开着，灯光明亮，路上走着的都是人。现在才刚过一个小时，店全关了，灯也黑了，路上一个人都没有。

看来我们北方的人民，睡得都比较早嘛，不像南方城市，凌晨3点，消夜的摊子上都人声鼎沸、热火朝天。

我没有多想，紧了紧外套，朝着麦当劳的方向走去。在一片平房屋顶的夜色里，黄色的麦当劳广告牌依然亮着，给我指明了方向；北京的胡同如蛛网密布，像一个迷宫，幸好有头顶的这块麦当劳招牌，不然我作为一个外乡人，说不好就迷路了。

不过，其实我应该不用走到麦当劳，刚才让老向也朝这边走了，所以我们应该是在这段路的中间碰头。

不对啊……到了这里，就是我们的中间位置了，麦当劳就在两个转弯之后，老向这小子呢？

我掏出手机，发了条语音给他：“你跑哪儿去了，没见人啊？”

他回复的还是文字：“到了。”

我忍不住骂道：“我×，到哪儿了，你倒是说啊。”

这一次，老向没有回复我，反而是在对话框里，发起了实时位置共享。

我眉头一挑，这小子还是跟以前一样，嘴慢，脑子倒是挺快的。

这么想着，我按了一下手机，进入位置共享，却发现只有代表我的蓝色圆点。

我×，老向在哪儿呢，地图外面？这小子刚才是走错方向，跑远了吧？

不对……

我把手机地图放大，仔细一看，里面不是只有一个圆点，而是有两个，只不过——我打了一下寒战——画面上，代表我跟老向的两个蓝色圆点，是重叠在一起的。

不是接近，不是交集，而是完完全全、严严实实地重叠到一起；只不过，圆点之外还有我们各自的微信头像，以及代表面朝方向的两个箭头。

这他妈的怎么回事？

我倒抽了一口冷气，环顾四周，在5米之内，除了黑漆漆的墙壁，连鬼影都没有一个。

而从手机地图的显示里，我跟他重叠得那么厉害，只有三种可能。要不我跟老向正紧紧抱在一起，要不然他在我头顶，或者是——我看了看鞋底不知道多少年的青石砖——在我脚下。

说起来，从毕业到现在，我跟老向已经10年没见了。

他是死是活，我根本不知道。

想到这里，我心里一阵发毛。

在微信里的实时位置共享的地图上，两个圆点不但重叠在一

起，而且箭头还在滴溜溜乱转。也就是说，根据卫星定位，我跟老向的水平位置，是在一起的；唯一导致我没看到他的原因，只可能是我们的垂直位置不同。

我仰头往上看，头上是黑漆漆的夜空，没有桥，没有其他的建筑，也没有往外伸的树枝，所以，老向不可能在我头顶。那么，难道是脚下……

我低下头，鞋底下，是硬邦邦的石板路。

每个城市，都有下水道，难道说，我所在的石板路下面就是一条下水道，而老向正躲在下水道里？

这样的想法，明显是疯了……

尽管理智告诉我这不可能，但是下意识的，我还是往旁边跳了一步。

万一，出于某种无法解释的原因，老向真的就在下面呢？

我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告诉自己，要镇定。应该是刚才喝的几杯威士忌，让我产生了一点醉意，再加上这里到处黑漆漆的，一个人都没有，所以我才会自己吓自己，产生这么荒谬的想法。

除了老向在下水道里这种设想外，一定还有更合理的原因，来解释手机地图里的状况。

我再次深吸一口气，拿起手机，往屏幕里一看，却陡然发现——两个圆点已经分开了。

我还在原地，而老向那小子的圆点，却跳到两百米之外的另一条巷子里；在我们两人之间，隔着我跟他所说的那一家麦当劳。

我瞪大眼睛看了一会儿，这才松了口气，原来，不过是虚惊一场。

看起来，刚才是因为 GPS 故障——也不知道跟帝都的雾霾有没有关系——老向的定位信息出错了，才会跟我重叠在一起。至于现在恢复正常之后，他的位置为什么离我这么远，原因很简单：他走错方向，迷路了。

这小子……

共享实时位置的时候，画面上还有个像对讲机一样的按钮，按下去就可以通话，于是我骂道：“你丫！跑错方向啦！”

手机里传来老向的憨笑：“哈哈，我说呢！”

我叹了口气：“你往回走，回到刚才那家麦当劳，没问题吧？然后站着别动，我过去接你！”

老向依然言简意赅：“好。”

我摇了摇头，放下手机，朝着不远处的麦当劳走去。

都说大学毕业之后，人在社会里摸爬滚打，会有很大变化；这么说来，老向要算是一个特例了，他仍然保持着读大学时，显而易见的几个特质——寡言少语、聪明、方向感为负。

第2章 老向：一个有故事的男同学

十几分钟后，我终于成功接到老向，并且带着他，一起回到了酒吧里。

侍应小哥殷勤地献上毛巾，我擦了擦手，拿起刚才没喝完的那杯麦卡伦30年。酒杯里的冰块已经化了一大半，我回忆了一下刚才的味道，终于还是丧失了喝一口的勇气，把杯子放回桌上。

老向看了我一眼：“不喝？”

我自嘲道：“对啊，忘了我这两天来大姨妈，不能喝冰的。”

他对我的冷笑话没什么反应，抬头看着吧台后面的酒柜，上面琳琅满目都是威士忌的瓶子。

这时候，酒吧老板也走了过来，问老向：“您喝点什么？”

这小子大学时滴酒不沾，我们出去吃烧烤喝啤酒，他都是在一边静静地喝可乐；想到这里，我热情地介绍道：“这上面都是威士忌，酒精度比较高，他们好像也有鸡尾酒，要不你……”

我话音未落，老向嘿嘿一笑：“高的好。”

我愣了一下，重复道：“高的？什么高的？”

老向补充道：“度数。”

我这才反应过来，先跟老板说：“给他来一杯，呃，HIBIKI吧，年份高一点的。”

HIBIKI 是日本三得利旗下的一个牌子，号称全世界最好的调和威士忌，口感柔顺，接受面比较广。

然后我对老向讪笑道：“行啊老向，我记得你以前打死都不喝酒的，现在也堕落了？”

老向看着我，欲言又止，最后还是简单地说：“遇见过一些事。”

我不由得眼睛一亮，照我的理解，老向是说他遇见过一些难忘的事情，无法排解，才喜欢上了喝酒，而且要是烈酒。毕业后的10年里，他身上到底发生了些什么呢？说到底，别说详细经历，我连他的职业、婚姻状况都不清楚。

更奇怪的是，现在想来，那么长的一段时间里，大学同学也从没有人说起过他。

这10年里，对我们来说，老向就像是消失了一般。

老板用窄口的闻香杯，给老向上了一份 HIBIKI 30 年，我刚要介绍这一款酒，他却端了起来，一饮而尽。

喝完这份接近 40 度的威士忌，老向面不改色、面无表情，就好像刚喝下去的是一口温水。

我到现在还记得，大学时我们吃烧烤，被逼着喝了一杯青岛纯生的他，脸红脖子粗，10分钟就躺倒了。

所以，这10年里，他到底经历了什么？

我跟自己说，老向，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男同学。

我作为一个好奇心那么强的 Boy——好吧，是 Uncle——今天晚上已经锁定了目标。我有酒，老向有故事，不管喝多少，也要让他讲出来。

既然主意已定，我干脆让老板开一整瓶麦卡伦 18，再切盘西班牙火腿。然后，我跟老向一口酒，一口肉，一边吃，一边聊。

毕竟 10 年没见了，我大概跟老向讲了下自己的经历和近况，连女朋友唐双的照片都给他看了。按照正常的聊天格局，礼尚往来，他也应该跟我交换自己的信息。可是老向偏偏不吃这一套，我说的时候他嗯嗯地听着，等我问他的时候，他却支支吾吾，闪烁其词，不过倒是没忘了喝酒。

他这个守口如瓶的样子，更激发了我的好奇心。

既然直截了当地问不行，那我就迂回一下，先叙叙旧，打开他的话匣子。

于是接下来，我开始跟老向回忆青春，回忆我们共同在 S 大学度过的四年。

高中时我是理科生，不过在大学里，读的却是偏文科的传播专业。老向比我大一岁，先读的是别的什么专业，后来不知道为什么，读了一年转专业过来，又成了跟我一样的大一新生，而且就住我隔壁的宿舍。

在大学时期，老向就是这么一个人，不太跟人说话，沉浸在自己的世界里，存在感很低。这样的性格，自然也没有什么朋友。我有一个恶习，就是喜欢逗那些不说话的人说话，所以一来二去的，反而跟他关系还不错。

甚至说，在大学的前两年，虽然我跟老向的关系很普通，但

是对老向来说，我却是他唯一的朋友。

今天晚上的话题，就从回忆那两年的友情岁月说起。

麦卡伦喝了半瓶，气氛渐渐好了起来，身体慢慢松弛下来，我一把搂住老向的肩膀，嘿嘿笑道：“你啊，还记得大学时，我们都一起玩过什么游戏吗？”

老向伸出五根手指，一只只掰下来：“奇迹 MU、RO 仙境传说、大菠萝（暗黑破坏神）、CS，还有……”

我大笑着补充道：“还有 SC[拳皇 (SUPER CANCEL)]、星际争霸、狗仔变飞龙，记得吗？都是暴露年龄的游戏啊，估计 90 后、00 后，好多听都没听过。”

老向点点头，也微笑道：“好玩儿。”

老向是 2001 年入学，我比他晚了一年。在我们那个年代，PC 并不像现在一样普及，很多新生都还没装备上。我们跟家里要钱买电脑的共同理由，都是学英语、查资料；毫无例外的，等我们真的去了华强北，组装一台电脑带回来之后，第一件要做的事就是：下载游戏。

我喝了一口威士忌，回忆道：“老向，说起来 S 大真是不错，那个年代全国都在用拨号上网吧，看张图片要几分钟，咱 S 大里就有了校园局域网、FTP 什么的，下载游戏、电影资源，速度那个快。”

老向刚要说什么，酒吧老板却凑了过来，充满好奇地打探：“蔡先生，我听见您说 S 大，是 S 大学吗？”

我奇怪道：“是啊，怎么了，该不会你也是校友？”

老板连连摆手：“不不，我是 985 毕业的啦……”

我对他翻了个白眼，好了好了，厉害死你了，你咋不上天呢？